

性

是必需的吗？

〔美〕詹姆斯·瑟伯 爱尔兰·怀特 著
吴明 编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

IS SEX NECESSARY?



性

是必需的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结合美国知识阶层男性在同女性交往和恋爱、婚姻中的种种表现，精辟地分析了这些现象的心理原因，并且探讨了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

美国报刊评论说：作者用“无穷的机智，精采的幽默，高雅的趣味讨论了性的问题”。作者是美国作家兼漫画家，文笔幽默生动，并为本书配了多幅耐人寻味的漫画。因此，本书除了带有一定学术性，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读起来轻松愉快，有时使您忍俊不禁。由于书中所谈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相信中国读者，包括电影艺术工作者，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责任编辑：仲 夏

封面设计：何 茜

性是必需的吗？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65000 印数：1—300000册

1988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106-00217-8/J·0163 定价：1.70元

译者序

(一)

人类并非从来就具备了谈性色变的“特长”(这个，别的动物都不会)。在和猿刚刚揖别的时候，人类大概是赤条条，了无牵挂的。在人类早期的艺术中，人类就大胆地表现和解释着性，虽然那时的表现和解释是同样的古拙和幼稚。

后来，人类“懂事”了。海涅曾不无讽刺地说，女人懂事后第一想到的事就是怎么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他说的是伊甸园里的夏娃。和《圣经》里的许多故事一样，伊甸园的故事隐含着一种深刻的象征：它寓言式地表现了本来毫无神秘意味的东西如何在人类眼里变得神秘起来，男人是怎样发现了自己和曾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女人的差异并从此相互回避起来。

从此，人类开始可笑地(同时也是必要地)折磨自己：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掩盖他们渴望知道，渴望目睹的真实。这似乎颇具闹剧意味，但这是人类不得不如此，谁也难以指责和嘲讽的闹剧，因为弗洛伊德已告诉人们，文明的产生必得以性的禁忌为代价。

最回避的也许正是最渴望触及的，时时刻刻忌讳的也

许就是时时刻刻惦记在心里的。或许，正由于此，人类陷入了这样一种二难境地：要么尽力地压抑，要么极端地放纵。压抑的结果是更刺激欲望，放纵的结果是人欲横流。本能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无法逃避它的支配，你只能选择你怎样受它支配。关于此点，要找到论据是毫不费力的。常识告诉我们：历史上被标榜得最圣洁、最与性事无涉的地方，比如教会或者和尚庙，往往是最淫秽最肮脏的场所。中国历史上，在道学家们大讲“存天理，去人欲”的时代，恰有人写了一部颇够份量的《金瓶梅》。“有声有名”的道统也出人意料（实际上也在意中）地，津津有味地说起了“咯吱咯吱”（见鲁迅《肥皂》）。……这些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反证了禁欲主义的荒谬无力。大概道学家们最清楚“人欲”可以不可以“去”。回想“文革”的时候，更令人感叹。那时的文艺作品不仅排斥着性和爱（那时的公式：性=爱=黄），而且排斥着家庭和婚姻的表现。狠心的编导、作者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男大女，鳏夫寡妇，以及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这种禁欲主义的“文艺”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实际的情况又怎样呢？“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的膨胀又是一个讽刺性的回答。看了一遍又一遍样板戏的人们并未学英雄而见行动。他们照样“爱”了，照样结了婚，而且生了很多的孩子。

请不要误解，本人绝无宣讲纵欲主义的意图。我只是想说明：禁欲主义，尤其是纸上的禁欲主义，将是多么地荒唐与无力；而且涉及性的文艺、理论并非一定都干着诲淫诲盗的行当。

我们在这里译介的是一本标题中带上了惹眼的字眼，

但又实在值得对之大惊失色的小书。为了不至于产生太大的误解，现把本书的主要特点介绍一下。

(二)

在本书中，作者善于抓住在婚姻和恋爱中细微的，因而常被人忽略的但又的确存在的种种情绪、体验、观念，然后生动地表达出来，以致当读者读至此时，可能会禁不住心领神会地哑然失笑。比如，一般人倾向于认为：女性在恋爱中常常比男性冷漠、羞涩、含蓄，而男性常常是热烈、奔放、外露。但作者却能穿透这层被以为当然的日常意识，敏锐地发现了男性，尤其是知识男性对女性都有一种致命的胆怯和冷漠。作者看到，在男人与女人的接触中，女人的胆怯常常是不得已的胆怯。在可能的，不至于使自己难堪的条件下，女人又常常是大胆的、挑逗的。面对着女人的大胆和挑逗，男性不是回应而是回避。比如当一对初恋的情人在一起的时候，女方常常好似无意地碰一下男人的膝盖，这是一种暗示，一种传情，好似一个恰到好处的好处微笑。而有不少男性，尤其是初恋的和知识阶层的男性，往往会惊慌失措，他往往近乎本能地，象害怕触电似地将膝盖后挪，虽然他过后往往又后悔不已……作者从这一不易觉察的但说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觉陌生的情景出发，开始分析男性冷漠的种种原因、表现、后果等等。从一个具有典型意味的事例出发，然后探究其潜在的深义，这是本书写作的一大特色。如此，读者就可能获得这样的印象：日常的经验不断地展现着新义。每一个分析是新鲜的，每一个事例又是习见的，习见保证了文章的说服力和

可信性，新鲜又保证了文章的观点不是那种全是真理的废话和全是废话的真理。

本书以“性”为话题，但作者避开了市面上流行的“性”的话题，如怎样认识两性的生理差异，怎样保持性的和谐，怎样开发自己性的潜能而成为一个“床上健将”等等。作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谈论性，一看目录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第一章讨论男性对女性的病态的尊崇和恐惧。由于对女性对自己以至于对爱情的无知，由于认为灵与肉是完全分离的，一些男性不敢直面爱情中、婚姻中的性的成分。这就导致了对女性的过分的尊崇和恐惧，从而也导致了一些男人在人格上的不健全以至变态。本书的第二章讲到一些知识男性常有的一种心态。他们常常纠缠于“我对一个女人的感情是冲动还是爱情？”这一问题而不能自拔。这种提出哈姆雷特式疑问的人也不免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命运。第三章讨论了女人的类型。作者主要讨论了两种类型的女人：“沉静型”的和“扭扣眼型”的女人，另外还讨论了“强者型”的女人。作者认为，要想成功地与一个女人周旋，一个男人必须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类型。作者这里提到的三种类型的女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女性往往是这三种类型的不同比例的组合。读者读到这些论述时，将不能不惊叹于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描述的生动。可能会有些读者不能接受作者的观点，但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作者在文中透露出的机智与敏锐。我始终相信：富有灵气的人说的错话也是动听的。第四章谈到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性的变革，接下来的章节讨论了性教育的问题。第七章着重讨论了已

婚男子易产生的一种心理疾病：幽闭恐惧。作者告诉人们：正如女性总是在寻找着保护，男人总是在追求自由；折磨男人的或许不是什么大苦大难，而是极其细微的日常琐事，尤其是女人的唠唠叨叨和指手划脚。

总之，作者没有笼而统之地讨论性的问题，而是选择了在婚恋中性的因素（性意识，性态度）如何影响人的，特别是男人的精神世界，男人的性的变态和枯萎是如何造成的等等，作为自己研究的话题。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社会中，性的观念不可避免地更新，男女的平等，应当包括男人与女人在性上的平等。的确，性和性欲只与男人有关的观念已经过时，女性将由冷漠变得热烈，与此相应，男人的冷漠，男人的衰败感将会出现并成为人们关心、谈论的话题。

本书还有一大特色。全书配上了不少颇有意味的插图。这些图画绝无淫秽色彩，但都别有意昧。读者看到这些漫画时，将会觉得其囫圇不解之处又可解，可解之处又说不出理路，闭目思之，又历历如在目前。此中不尽之意，无以言传，读者自览便是。

（三）

本书由两位美国作家合作写成：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和爱尔文·怀特（Elwyn Brooks White）。詹姆斯·瑟伯（1894—1961）是美国著名的漫画家和幽默作家。《美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版）说他“已把其个人的经验转化为出色的喜剧”。这可说是对他的作品（文章和漫画）的总的评价。1927年他进入《纽约人》（New Yorker）

编辑部，从此后，他一边从事新闻写作，一边在对纽约人细心观察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些小说和散文（译成中文的有《卜卢先生的奇祸》和《零丁》）。在《纽约人》编辑部他与怀特相遇，本书是他们合作写出的第一本书，最初出版于三十年代，以后多次重印，现在的译文是根据1963年的修订版译出。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还有《雄性动物》、《最后的花朵》、《好多好多的月亮》，《白色的鹿》等。他的漫画颇具特色，是他的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文章的笔法简练新奇，荒唐中有实感，幽默中有苦味（参见《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爱尔兰·怀特（1899— ）也是美国作家，其文笔以明快、优雅以及高度发达的个人风格和思想的独立性而著称。1926年进入《纽约人》编辑部，主要著作有《冷漠的太太》等。1961年，他获得全美艺术与文学研究院金质奖章，1963年，他获得总统自由奖章。

本书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我们作了适当的处理，故名之编译。每一章的前面都有一段话，是由译者加上的，有的是对这一章内容的概括，有的是一点感想。恐怕这样做颇有弄巧成拙之嫌。

初次试笔，我们译文的缺点和错漏在所难免，希望有心的读者不嫌麻烦地指教。

译者

1988年7月，北京东郊

序 言

男人的智慧反成了男人的愚蠢；女人的无所用心却把她推上了至尊的宝座。

男人和女人经常地想方设法地纠结在一起而不愿分离。起初，他们凭着那种单细胞式的原始的圆满而没有冲突。以后，细胞分裂了，逐渐开始各自为生，此中的缘由至今仍未挑明，虽然人们已经谈论得相当多了。几乎在同时，这分开的两半又开始体验着一种要联为一体的欲望——通常是与别的细胞的另一半。这种强烈的驱动力一直延续到我们的现时代。它的最常见的表现是：结婚、离婚、神经质以及相当少见的大动干戈。

当社会决定要设立法律以管制这些曾经是很简单的冲动，但已经开始变得难以控制了的现象的时候，它就这样做了，只是那时没有我们今天已清楚意识到的性的观念。社会不知道，用法律和命令等外部强制力量来规范爱的冲动，将对情窦初开的个体必定产生着破坏作用——难道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比这些情窦初开的男男女女的个性的全面发挥更奇妙的吗？

尽管如此，古来就有的那种人类要联结、分离、又联结的欲望，通常还伴着其它的欲望，在社会的规范的重压

下还是保存下来了，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它比人为的法律更强大有力，这是因为，正如我们所提到的，细胞比警察更为机警。人们不能不如此。因此，我们发现男人和女人经常地在一起，甚至不顾指手划脚的教条准则的严厉干预，这种教条准则注定地与他们的情感特征背道而驰。

就我所知，这本书的作者是接受现代性自由的理想的，但并不相信婚姻已经在每一种情形下带来的只是失败，也不认为脱离了旧有的规范来单独地考察性也仍会卓有成效。在这一点上，作者和我本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可能是我被要求在这里写此序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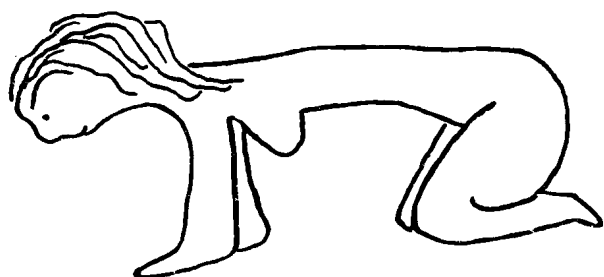
婚姻，作为一种合作方式，几乎是无可挑剔。问题在于，它不能成功地在现今的男人和女人的情感关系中得以实行。就它们所形成的格局来看，婚姻和性已成了两军对垒之势。婚姻要维持下去，它必须相当完美地满足新的欲求，满足性的那种尽量求多图异的特性。毫无疑问，有这样一个高于现在我们能达到的地方，婚姻和性，循规蹈矩和情欲至上都在其上相遇而且将成为朋友。这样，不仅仅是婚姻，就是性也不得不作出某种让步。鉴于这个折衷的观点，人们将发现，并且会提出这个问题：“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错？”自然，这样的问题也成为一种必要：“性到底出了什么错？”

人类从未完全满足于婚姻。假如那些按一定的默契结成的夫妻对它满足了，那还有别的人并不然。我们经常听见这样的话：“我真不知道她看上他什么了”，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今天听到这种话比过去少多了。因为心理学已使我们懂得一个女人到底看中了男人的什么。但是，在关于

这个问题上仍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有些人著书立说，断言没有男人能对女人细察幽微，曲尽其妙，明瞭女人的全部，因为女人对男人来说是太复杂、太神秘莫测了。这种观念——即女人比男人更不可捉摸——已经流行了好几个世纪，这里有一个传说，据说女人本应该得到必不可少的尊崇，这个传说可能在人类的早期就产生了。

起先，男人并没有觉得女人有何特别之处，甚至不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特别之处。从外形上看，这个世界乏味，甚至略显粗陋。最初没有花草树木，而有了这些，人也就没有了赖以产生各种奇思怪想的条件。后来树木出现了。正是树木才使得男子暗自沉思起来。在静静地观察繁密的树叶时，男子产生了最初的关于美的观念。他常常从树上折断粗大的树枝，并把它们带回留在窝居里的女人身边。“就在这儿！”男人将对她说，“躺在这上面”。男人然后倚靠在洞的一角，看到女人的头发是怎样地和树叶纠缠在一起，透过树叶，她的眼睛闪着光，他观察着，直至睡去。他的梦被搅乱了。女人变成了一棵树，树又变成了一个女人，同入他的梦中。他也看到了她的眼睛，透过树叶闪着亮光，这眼睛和月亮分辨不清了。由于这种奇怪的、令人叹息的搅混，男人的心里产生了这样一种定势，他认为女人和生机萌发的地上的景象及无可穷尽的天国的神秘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男人乐于在心里滋长这种观念。这是些值得思考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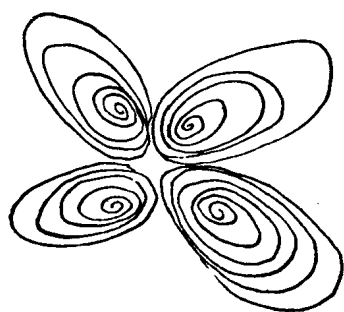


题，虽然不是很复杂。这是下意识产生的，并且伴随着一些事实和象征的错乱。

地上的花草树木长得越是繁茂，男人就变得越是思绪纷乱。每种新的植物都是某种他不能轻易地发现其实际用途的事物。例如当他第一次看到野生的鸢尾草时，男人不能想象其派何用场，但他仍然把这种草扯了起来。他注意到，这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颜色，在他看来，能够和这种颜色联系起来的只有两件东西：天空和女人的眼睛。面对这种令人惊奇的巧合，他沉思了许久许久。他常常全身被雨水淋湿，站在沼泽地里，凝神静思那一面蓝色的旗帜^①，然后他把它带回家中，送给他心爱的伙伴。

所有这些使男人的观念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把他感到惊异的天空和大地，与他的配偶联系起来。他认定这些令人惊异的事情和女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共同之处。他决心弄清楚这些共同之处。开始的时候，他太自负，太急促，没有让他的配偶知道他在这方面疑虑。他晚上在沼泽地里和林子里行走，寻求着答案。他对着月亮嚷嚷着，提出他的疑问；他要求树说话；他对着鸢尾草高声叫唤。一切都毫无结果。他突然想到，既然这些东西都不能告诉他关于这宇宙之谜的答案，唯一可能的来源只能寻之于那个他将之和月亮、树木等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活生生的灵魂——那个有着天空般碧蓝的眼睛和繁密如树叶的头发的妇人。

① 指鸢尾草的叶片。——译者注



然后，这个意义重大的夜晚终于来临了，一个上古时代的男人，在这月光下毅然决然地从地上站起来，返回他的洞里去向他的配偶寻求这些神秘的答案。一路上，他看到一颗星星殒落了，这颗流星落下撞着树，发出噤噤嗦嗦的响声，又哀叫着钻入地下，这使他惊呆了。他跑完了其余的路，屏住呼吸，面色苍白地回到家中。他以粗厉的声音指着后面叫喊着：“那是什么？”妻子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只有棕榈叶在风中摇动，就象是动物在林子里逃窜。“什么都不是。”她说，而且微笑着，用手拢一拢头发。

这时，男人想到，女人是如此紧密地，无法解开地与世界的种种奇妙和恐怖联系在一起，她无声无息地与生命的力量联为一体。她是星星和月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是与树木和鸢尾草联在一起的女人。他跪下了，这个可怜的傻子，紧紧握着她的手腕。

与女人是深不可测的信念一样有着强烈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神话，是这样深深地根植于时间的土壤中，要设想它完全地销声匿迹是不可能的，不管它是多么荒诞不经，多么不真实，多么异想天开。消除这种神话将是把女性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加修饰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将会消逝，生活将趋于简单化，神经质也会消失。但男人却坚持他古老的又是愚蠢的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给他带来了些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他臣服于女人，仅仅为了一件事。男性的情感特征，要么被全部地忽视，要么被大大地蔑视。“难道那还不象个男人？”是一个常见的表述。它意味

着一个人能完全地把简单的反应归之于男人，这种反应在一些男人当中，仅仅从外表的眼光来观察已经证明是可能发生的。

观察者太倾向于认为，男性可以忽略。他们过分强调女性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看到了有如艾拉·魏尔等人那样偏激的断言^①：“任何想了解现代婚姻的人必须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女人身上，发现她是怎样打算怎样对待婚姻的。”这是一种习见的谬误：新娘是神圣的，但新郎什么都不是。如果我们不更多更及时地强调男性的复杂性，他们所思、所欲的重要性，或者，至少是他们喜欢干什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达到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我们过多久才能听到人说男人的细微的奇思怪想和欲望应该被重视？你根本未曾听说过。你听到的只是“胃是通向男人心灵的必由之路”。^②这意味着使男人体格更强壮。他可能吃他的菠菜而不发一言，但他恰恰正在变得强壮起来。

美国的男性，由于对女人惊人的强调，已经使人对他们几乎毫无所知。直到这本非常难得的书出版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成功地进行尝试。但是作者已有所得，他们清楚地生动地表述了美国男性情况，同时他们绝没有忽略女性，他们也讨论了精神病的问题。

因此这本书不仅仅考察了男人和女人各自本身，而且还考察他们相互的反应。“反应”一词在本书中不仅仅包括那些引起这么多麻烦的、迅速的、无法预料的反应，而且指由慢慢形成的偏见、疑问和猜忌所导致的那种带来更大

① 《现代形态婚姻》。

② 指男人是没心没肺，只有感性的、物欲的人。——译者注